

走入技術萬象的本質：與技術哲學的相遇

劉冠甫/國立臺灣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111 年全國夏季學院所修課程：技術哲學導論

啟航

一個又一個嶄新的技術，帶來一次又一次魔法般的讚嘆，身為一位學習資訊科技的學生，我常常沉浸於科技所構建出的萬象中，感受到科技的魅力與創造力。但我，做為未來的科技創造者，究竟有沒有了解科技究竟是什麼？究竟有沒有辦法看見我們所處的「科技世界」在表象背後的全貌？因此我選修了全國夏季學院的「技術哲學導論」課程，期望可以藉由哲學的思考模式，更深刻的了解未來我必須朝夕相處的「技術」與人類社會究竟具有怎樣的關係。

於是一個充滿未知的「技術哲學」旅程就此啟航。

與海德格的邂逅

在哲學旅途的第一周，便迎來了整個課程最為困難的文本，海德格的「技術的追問」，一開始我對於我所不熟悉的哲學的思考模式有點無法上手，甚至有點抗拒，但在努力地反覆咀嚼以後，我居然發現自己與這位出生於十九世紀的哲學家產生了強烈的共鳴。

海德格認為，現代技術的本質乃是將世間萬物放置到「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的框架中，讓一切都成為理性能夠利用的對象。我開始回想自己的學習經驗，不論在資訊科學或其他科技相關學科，一個反覆出現的名詞便是「最佳化」，這些學科都相信透過理性的計算我們可以達成一個最佳的解方。

雖然沒有這些理性計算，人類就不可能擁有現在所享有的物質生活，但海德格也為生活在技術世界的人類提出了他最真摯的擔憂：如果這種思考模式成為了人類唯一看待世界的方

式，人類會不會逐漸看不清自己其實是一個有七情六慾的人？而是活成了一個如技術物一般的人？讀到這裡，我開始思考自己過去生活在這世上的樣貌。

我關掉了桌上的番茄鐘，闔上密密麻麻的文本，讓疲憊的自己恣意的臥躺著，彷彿蹉跎時間一般的放空。

方才啟程，便摘取到了一顆豐滿的，哲學所帶來的果實。

跨領域的激盪

課程繼續往後進行，不同於海德格企圖找到所有現代技術的共性，老師後來所教授的「荷蘭學派」技術哲學傾向以個案為基礎，對技術與社會的關係進行更細緻的描繪。這樣的研究途徑需要仰賴實證資料的支持，也因此跨領域交流在技術哲學的論辯中便成為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這門課中，老師刻意將不同領域的同學分至同一組別，且不同於一般大學習慣的單向的授課模式，這門課藉由營造鼓勵發言的環境以及每堂課必有的小組討論時間，使跨領域的激盪在這門課中成為可能。建築系的同學向我們分享不同的使用情境下建築的技術如何與使用者的行為互動，設計系的同學向我們介紹人因工程的概念，甚至這門課的助教本身也具有豐富的跨領域背景，他向我們介紹他目前所進行的科技藝術專案，期望可以藉由人與機器共同展演一份藝術作品，找出人機互動的新模式。

在這種如同歐洲啟蒙時代沙龍的跨領域開放氛圍中，我開始對於技術與人類以及與社會的關係有了更深刻而且多元的了解，在思考人與技術的關係時有了一套更清晰的思考框架作為參照點，開始發現日常生活許多看似平凡的技术物其實背後都有無窮的哲學可以發掘。

隱形的道德執行者

若有人問我這門課影響我最大的是哪個哲學概念，我會回答是「技術的道德性」，他提醒了我技術的開發者究竟肩負了怎樣的道德責任。

我曾經天真的以為，一份技術研發的工作在多數情況下本質上是道德中立的，即便技術可能導致負面效果，但那也是使用端的問題，與研發端無關。閱讀 Latour 以及 Verbeek 兩位哲學家的文章以後，我的想法徹底地被改變了。

Latour 在他的文章即明確的表示各種每天所見到的「平庸的人造物」(mundane artifacts) 其實是我們一直以來所忽視的「道德的行動者」(moral agents)。舉凡路上的減速丘 (speed bump)、為了鼓勵大家走樓梯刻意設置的很遠的電梯、甚至小便斗上的蒼蠅符號，都是刻意設計出來要影響人類行為的技術物。有些技術物對人類行為或思想的影響則較為間接，有時超出了設計者的預想，比如 Verbeek 所指出的，超音波這項技術讓人類可以看到胚胎的模樣，重塑了人類對胚胎的看法，使得一部分人將胚胎更加視為一個完整的生命。有些技術物對人類整體社會的影響則是非常全面且徹底的，像是大家最熟悉的，社群媒體的演算法。

身為未來的資訊開發者，即便一個人的影響可能微乎其微，即便技術可能會出乎自己意料的被使用，在開發技術時謹慎地思考技術物的道德效果仍是不可迴避的責任，尤其是對人類行為影響重大的資訊科技，一旦將道德性視若無睹，便可能對整個社會造成不可逆的負面影響。

分號

在經過一個半月密集的哲學思考以後，我與技術哲學的相遇畫下了一個分號，雖然課程告了段落，但我對於技術哲學的思考或許永遠都會持續著。我走入了技術萬象的本質，學會了以另一種角度觀看、思考著，那必定瀰漫著我的工作與生活，必須與我一生相伴的技術物們。